

纽伦堡 审判

下卷 第二分册

〔民主德国〕P. A. 施泰尼格尔编

商务印书馆



纽 伦 堡 审 判

选自国际军事法庭对首要战犯审判的

纪录、文献和资料

下 卷

第 二 分 册

〔民主德国〕P. A. 施泰尼格尔 编

石奇康 江楠生 蒋建清 译
李济民 祝逸清 刘小田

王 昭 仁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8 年·北京

第三部分

297

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起诉理由之三和之四)

第一篇 西欧

299

摘自法国起诉代表的证词

强制劳动制度、押送平民去德国

军工厂以及违法役使战俘

……法·兰·西·共·和·国·助·理·起·诉·人·雅·克·B·埃·尔·佐·先·生：……强行招募外国劳工不仅仅以维持德国工业水平为目的，这里还必须看到蓄意削弱被占领区人力资源潜力的企图。

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德国领导人来说，通过劳动达到毁灭目的的思想是人所共知的，它是对被占领区统治政策的基础之一……

这里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迫使外国劳工在其本国为占领军的或为附属于占领军的服务性机构劳动。德国军政当局为使劳动能够就地进行，到处建起了工厂企业……

而德国劳动力调配办事处的最重要事务是，将外国劳工押运到德国的军工企业。为此目的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这些手段归纳起来就是下面所要分析的一项招募政策：

起初，这项政策披着合法的外衣。按照第四个海牙公约附件

第 52 条,使用劳动力应提出要求,然后通过提出劳动合同的德国劳动部门由工人自愿报名受雇……

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多久,被告们就撕下了合法的假面具。他们强迫战俘从事国际公约所禁止的劳动……

最后,被告们采取武力来实现其招募劳工的计划。他们毫不迟疑地使用了暴力手段……

最后,我还必须指出,盟国的战俘被迫在德国军火企业中从事针对自己祖国的与战争有关的辅助性劳动……

战俘们的反抗迫使德国的劳动力调配办事处采取迂回的手段,来达到强迫战俘从事劳动的目的。我这里所说的,是那种被称之为变战俘为自由工人的措施,以此向战俘提出劳动合同。被告绍克尔在 1943 年 4 月 9 日所作的一次巴黎之行时(他曾多次去过巴黎),逐条确定了这些措施的细节。

这些措施给德国提供了好处,使它既能在军工生产中使用战俘,又免于直接违反日内瓦公约。

战俘则只捞到一种虚假的好处,也就是少受些监管。而强加给他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的性质实际上没有丝毫改变。他们的食宿条件没有丝毫改变。这些被德国宣传鼓吹为有利于战俘的措施,实际上却更多地意味着战俘合法地位的恶化……

在法国,强制劳动是由维希伪政权立法施行的。可是这种立法是由被告们——主要是绍克尔——强加给法国傀儡当局的。绍克尔为了迫使维希政府作出支持向德国输送劳力的决定,分四个步骤进行了活动。我将向法庭说明这四个行动的来龙去脉。

绍克尔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于 1942 年春天开始的,正值他刚被任命为劳动力调配全权代表之际。德国工业急需劳动力。劳动力调配当局决定从法国征募十五万名专业技术人员。绍克尔于 1942 年 6 月赶赴巴黎,同法国部长们进行了多次会谈。德国驻法

大使奥托·阿贝茨主持了这些会谈。会谈取得如下结果：

尽管法国当局极不情愿实行义务劳动制，但仍作出决定，用欺骗性的自愿招募方法征召十五万名专业技术人员。这就是我已向法庭报告过的所谓的“交换行动”的开始……

绍克尔的第一个行动是通过立法的途径进行的。这个被告听任采取一切办法，从他所开辟的源泉中榨取劳动力。但是，法国工 301 人的反抗使这一招募计划遭到了失败，因此绍克尔在 1943 年 1 月开始了他的第二个行动。

绍克尔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以推行义务劳役为标志的。在这之前，工人是被告们奉行强制政策的唯一牺牲品。被告们懂得，从这一事实中他们可以引出富于煽动性的论点。他们声称，为了德国的战争需要，仅仅使用被占领区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行的。他们要求，通过推行义务劳役来扩大强制劳动的基础。

义务劳役是通过两项措施实行的。1943 年 2 月 2 日的一份公告命令对所有从 1912 年 1 月 1 日到 1921 年 1 月 1 日之间出生的法国男性公民进行普查。普查是在 2 月 15 日至 23 日之间进行的。这一统计刚刚开始，又于 1943 年 2 月 16 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和命令，使所有于 1920 年 1 月 1 日到 19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出生的年轻人都得承担义务劳役……

被告绍克尔采取的第二个行动在 1943 年 2、3 月间加快了对法国人强制招募的速度。数万名年满 20 岁的年轻人以执行 2 月 16 日法令的名义在 1940 至 1942 年间被送往德国。到了 4 月份，押送速度放慢了，但劳动力调配办事处立即提出了新的要求。1943 年 4 月 9 日，被告绍克尔要求法国当局在 5 月份和 6 月份分别向他提供十二万名和十万名劳工。他在 6 月声称，希望到 12 月 31 日能运送五十万名劳工。

这就揭开了绍克尔的第三个行动的序幕。应该说，1943 年 6

月5日这个日期标志了对在1942年年满20岁的全体年轻人的总动员。2月16日的法令以及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所规定的一切例外情况均被取消。在整个法国，那些在1942年年满20岁的年轻人到处都遭到追逐。

实际上，绍克尔的第三个行动突出地显示出被告所施加的强制压力。他企图通过这种高压手段以强迫招募的方式来实现大规模运送劳工……

他的计划部分由于爱国官员和工人們的抵制而破产。被告的一份供词中就包含有对这一情况的证明……

“有关招募外国劳工的劳动力调配工作在去年秋季遭到了最大程度的失败。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说明失败的原因，我们已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但我必须告诉诸位，招募计划遭到了失败。”

302 但是，1943年所遭受的挫折并没有使绍克尔灰心丧气。1944年，他又试图采取第四个行动来推行一个新的计划。

1944年，纳粹当局决定确保向德国运送四百万名外国劳工。这一决定是1944年1月4日在领袖大本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领袖出席了这次会议……

绍克尔采取的第四个行动以两项既定措施为标志：所谓的工业梳理和1944年2月1日颁布的一项扩大强制劳动范围的法令……

1944年2月1日的法令是绍克尔借助法律进行活动的最高潮。它扩大了1942年9月4日法令的执行范围。自1944年2月起，所有16至60岁的男子和所有18至45岁的女子都被迫从事义务劳役。

如同在法国一样，在挪威也以同样的方式推行强制劳动。被告们胁迫挪威当局颁布一项法令，对挪威国民实行普遍登记并作

为对他们进行强行征募的借口……

在比利时和荷兰,德国当局采取了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强制劳动是以占领军的命令组织的。

在比利时是由军事长官发布命令,在荷兰则是由总督发布公告。我提请法庭注意,驻比利时军事长官的管辖权也包括法国北部地区……

被告们并不仅限于在被占领区实施强制劳动,我已说明,为保证对外籍劳工的招募,他们采取了罪恶的强制手段……

德国人使用的最主要的强制手段,就是对不肯就范者拒绝发给食物配给证……

被告们还采用了一种比剥夺食物配给证更为恶劣的强制手法。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指的是对拒绝去当劳工者的家庭施加的迫害。我申明,这种手法之所以极为恶劣,是因为它建立在株连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这是违背文明国家的刑法基本原则的……

还有另外一些施加压力的手段,例如将不肯就范的大学生开除出系和开除出校……

就这样,通过逮捕和报复等威胁手段,才最终保证了向德国输 303 送外籍劳工。用警察恐怖对外籍劳工推行强制劳动的政策,这正符合纳粹体制的逻辑……

我将向法庭提出统计数字,使法庭有可能核对我所提出的论断。这些统计数字是不完全的……

法国政府的报告来自经济问题研究所。报告包括有大量统计图表,我仅从中摘出一些总的数字。报告提出了如下一些细节:在法国有 738,000 名工人从事强制劳动; 875,952 名法国劳工被送往德国工厂; 987,687 名战俘在德国的军事企业中从事劳动。

共计 2,601,639 法国籍劳工被迫为纳粹德国的战争活动劳动。

从比利时政府的官方报告中得知，有十五万人被迫承担了强制劳动的义务。荷兰政府的报告提供的数字为 431,400 人，这里尚须补充说明的是，这一数字既没有包括 1944 年 11 月大搜捕中被捕的人数，也没有包括 1945 年强行押运的劳工……

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档案里所发现的一份报告记载着至 1941 年 9 月 30 日为止押运到德国的外籍劳工数字。这份报告就是编号为 1323-PS 的文件，我已作为 RF-85 号材料提交法庭。根据这份文件，1941 年 9 月 30 日有 1,226,686 名外籍劳工在德国劳动，其中 483,842 人来自西方占领区。我现在宣读这份文件，它包括被押运劳工的原籍等项细节。

我仅限于宣读与西方地区有关的摘要，因为有关押运东方劳工的统计数字属于苏联同事的范围：

丹麦：63,309 人；荷兰：134,093 人；比利时：212,903 人；法国：72,475 人；意大利：238,557 人。

绍克尔在 1944 年 7 月 7 日写给纳粹政府的最后一批报告中的一份，详细汇报了他在 1944 年上半年的工作结果。

下面我宣读编号为 208-PS 的文件，并将其作为 RF-86 号文件提交法庭。

我现在宣读文件的第 2 页：

“外籍劳工中……来自法国的(不包括法国北部)：33,000 人；来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16,000 人；来自荷兰的：15,000 人；来自意大利的：37,000 人。”

这里所说的是从 1944 年 1 月 1 日到同年 6 月 30 日这段时间
304 向德国工业提供的新的劳动力。

我向法庭提供了我有责任提供的证据。另外，法庭也将会注意到我已在前面宣读过的绍克尔在四年计划第 58 次会议上所作的供认。绍克尔承认，在德国共有过五百万名外籍劳工，其中仅有

二十万人可被算作是自愿受雇者。我在这里所揭露的犯罪事实，既可以通过其执行情况，也可以通过受害者的数字加以说明。为证实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里我只需再说明一下外籍劳工在德国所遭受的待遇……

对被占领区公私财物掠夺的手段和规模

……法兰西共和国助理起诉人夏尔·热尔特奥弗尔先生：……当他们占领西欧各国的时候，那里有着极为充裕的各类产品。经过四年系统的掠夺和对生产力的破坏，这些国家趋于彻底崩溃。由于实行严格的配给，全体居民在体质上受到削弱……

要给德国人的掠夺列出一份完整的清单，并计算出他们通过对被占领区的经济破坏而获取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材料方面也存在着困难。之所以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某些行动是秘密进行的，有些档案已毁于战火，或是在德国遭到失败的那一时刻被销毁了。

尽管如此，就现在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进行的调查，使我们有可能确定掠夺的最低规模。

在此处应作三点说明：

1. 德国人对个人所进行的大量个别掠夺的案件不在这里详细列举了，因为这属于另外的法律范畴。

2. 德国人的残暴行为所造成的无法估计的经济恶果，我们仅能在这里附带提及。例如由于家庭赡养人被害而使其家庭成员遭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或者某些受害者由于遭受虐待而全部或部分、暂时或长期丧失了劳动能力。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由于出自报复或 305 恫吓目的而被摧毁的居民点和房地产所造成的损失。

尊敬的法庭，由于纯军事行动而造成的、但又不能作为战争罪行的经济恶果这一类损失，我们将撇开不谈。如果要审理这种由

于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我们将对此作出详细的说明……

为强行占有产品和生产的分配权,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控制尽可能多的支付手段,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以交换商品和劳务的形式强制分配这些支付手段,同时避免可能出现的物价上涨……

为占有支付手段,德国人在各个国家使用了大致相同的方法。他们首先采取两个主要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发行纸币……

德国人的第二个措施是在各占领区冻结现成的支付手段。在法国,根据 1940 年 5 月 10 日的命令实行这一措施,也就是我作为 RF-94 号文件提交的《法令汇编》第 58 页上的那项命令。在荷兰,冻结措施是通过 1940 年 6 月 24 日、8 月 14 日、8 月 16 日和 9 月 18 日发布的一系列命令予以贯彻的。这些命令已作为 RF-95、RF-96 和 RF-97 号文件提交法庭。在比利时,则是通过 1940 年 6 月 17 日和 7 月 22 日公布的两项命令执行的,并已作为 RF-99 和 RF-100 号文件提交法庭……

占领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以欺骗手段将支付手段据为己有,这笔可观的款项是他们为本身的利益进行活动所必需的。

德国通常在表面上支付的全部工农业产品、全部原料和其他所有种类的制品以及劳务等等,不管是用德国信贷银行的钞票,还是根据所谓的“清偿协定”,或是通过作为补偿占领军的给养而征收的战争税,都是蓄意白白捞到手的……

第二章:扼杀被占领区生产力。

当德国人对西欧各国发动突然袭击时,这些国家完全处于这种袭击所造成的极大混乱之中。面对向前推进的敌军,居民都躲在家里。工业瘫痪了。德国军队警戒着工厂,严禁任何人进入……

这些工厂刚刚遭到军事占领,继军队之后,德国工程师便尾随

而来,他们有条不紊地把最好的机器拆卸运走……

德国人以确保对居民的供应为借口命令工厂复工……鉴于某些工厂缺少领导人员或由于其他某些原因而需要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等情况,在这项复工命令中还任命了一批临时的行政管理人员…… 306

通过派驻在当地的军政官员,保证了德国人对各被占领区企业的控制。后来还通过相应的德国企业,即所谓的“监护公司”,实施这种控制。

为了举例说明这种经济控制,我在这里提交一份下达一家法国大公司的指示。这里所指的就是汤姆逊-豪斯顿公司。下达给这家公司的书面指示,我已作为 RF-106 号文件提交法庭。这份指示于 1943 年 10 月 8 日发自巴黎:

“巴黎(八区)豪斯曼大街 173 号汤姆逊-豪斯顿工艺公司。为准时、认真并合理地完成德方交给贵公司的订货,贵公司应对订户和我设在法国负责全部订货事务的机构负完全责任。

为使贵公司能更好地履行义务,我指定由通用电气公司为贵公司的监护公司。该公司的地址为:柏林西北 40 区弗里德里希·卡尔大街 2—4 号。对贵公司和该公司在技术方面的亲密合作,我将给予极大的关注。

上述监护公司的任务为:

1. 在编制贵公司所属工厂的人员配备计划时给予协助;
2. 在专业技术方面向贵公司提出建议,并同贵公司进行密切的经验交流;
3. 在必要情况下担任贵公司同德方办事机构进行协商的中间人;
4. 向我报告一切妨碍贵公司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事宜。

为执行上述任务,监护公司有权向贵公司派驻一名公司代表。

如有必要，还可向贵公司的工厂派驻同贵公司签有大宗订货的德国公司负责生产的工程师。

为便于监护公司履行其任务，希望贵公司能将所有同德方订货有关的事宜及完成情况告知监护公司或其代表。其中应包括：

1. 了解同贵公司有联系的订货单位和供货单位的情况；
2. 了解贵公司的人员配备情况和生产情况；
3. 参加贵公司的会议，并事先了解贵公司与德方办事机构的书信交往情况。

贵公司有义务向监护公司或其代表提供有关贵公司接受的一切订货的详细情况。”

307 以上是这份文件的摘录。在各被占领国家，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以这种方式屈从于德国公司的控制。这种作法含有两种意图，其一是为了推动德国的战争行动；其二是为了通过这种逐步吞并——有时甚至是以和平协商的形式——力争在欧洲取得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表现为另一种经济掠夺的形式是零星购买，我想再次指明，这种形式不仅为德国人所默许，甚至是由德国的领导机构组织进行的。

实际情况是，居住在各被占领国家的德国人携带大量行李物品回到本国，以至于有必要为他们专门建立行李托运机构。以此方式寄出的物件均用特殊的纸张包装并贴有标签，这就可以免受德国海关的检查。

为能清楚说明这种零星购买的规模，我援引前德国信贷银行行长穆尔德尔的供词。他现在被拘留在巴黎，并于1945年10月29日经塞纳法院预审法官的审讯。兹将穆尔德尔就零星购买一事所作的如下供词作为RF-108号证件提交法庭……

根据这份供词，德国人在法国为零星购买所支付的钱至少约

达二千五百亿法郎，其中绝大部分购买的是各种产品和商品，这些物品均被运往德国，受害的是法国居民。

我想补充说明一点，以便人们了解这笔巨款的意义。这笔款子超过了法国 1938 年按月为五十亿法郎、按年为六百亿法郎的全年预算总收入，法国在这一年的预算总收入仅为五百四十亿法郎……

设在各被占领国的德国各种机构惯于在黑市上进行越来越大的交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由于他们互相夺取货物而造成物价不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时才告一段落。尽管德国人企图继续从黑市交易中牟利，但他们对尽可能保持自己货币的最高票面价值这一点是更为重视的。

为避免上述这种发展趋势，德国的掌权者于 1942 年 6 月作出决定，黑市交易应有计划地加以组织。

因此，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被告戈林于 1942 年 6 月 13 日委托费尔特延斯上校在各被占领国家对黑市实行集中管理……

下列数字是由费尔特延斯提供的：308

“截止 1942 年 11 月 30 日的购货款额：

(1) 自采取措施以来（指由军事长官或总督集中掌握的收购措施，并在德国集中分配此类收购的商品），迄今共购商品达 1,107,792,818.64 马克。其中

法国为	929,100,000	马克
比利时为	103,881,929	马克
荷兰为	73,685,162.64	马克
塞尔维亚为	1,125,727	马克。”

费尔特延斯补充道：

“在法国是用占领费支付的，在其他国家则通过汇划结算的方式。”

随后费尔特延斯将在五个月内所购买的商品列了一份清单。
我向法庭仅限于陈述该清单的汇总部分：

- | | | |
|-----------|----------|--------------------|
| 1. 金属 | 66,202 吨 | 总价值 273,078,287 马克 |
| 2. 纺织品 | | 总价值 439,040,000 马克 |
| 3. 皮革和裘制品 | | 总价值 120,754,000 马克 |

费尔特延斯还补充说：

“另外还购买了工业油脂……食用油脂、羊毛、家庭用具、军用物品……葡萄酒和烈性酒、工兵器材、医疗用品和麻袋。”……

丹 麦

……根据丹麦政府提供的情况，德国人在进驻时曾声称：他们不要求该国提供任何供应，德国国防军的后勤供应由德国本国承担。

德国并未买进丹麦克朗，用以支付其驻军在丹麦的开支，而是在 1940 年 5 月 9 日强行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的钞票。此事见《法令汇编》第 26 号，我已将此作为 RF-93 号文件提交法庭。

由于丹麦国家银行拒绝支付外国纸币，德国人收回了这些钞票，但却要求在丹麦国家银行开立户头，并许诺说，他们从这一户头中仅提取支付占领军必需费用的款项。

然而，德国人立即撕毁了他们所作的承诺，无视丹麦的抗议，从这一户头中提取了远远超出支付占领军所需费用的款项。

根据丹麦政府提供的报告，德国人月平均提款数字如下：

309	1940 年	月平均	43,000,000 克朗
	1941 年	月平均	37,000,000 克朗
	1942 年	月平均	39,000,000 克朗
	1943 年	月平均	83,000,000 克朗
	1944 年	月平均	157,000,000 克朗

1945 年 月平均 187,000,000 克朗

根据丹麦政府的统计，提款总数达四十八亿三千万克朗……

1931 年，德国面临财政困难，它以此为借口，声明对全部外债普遍实行延期偿付。

但为了能够继续同外国保持一定规模的贸易往来，德国同大多数国家达成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德国可以在一种被称之为“汇划结算”的清偿体制的基础上结算其商务债务和部分财政债务。

从 1940 年 4 月 9 日丹麦被占领，以及在整个被占领期间，丹麦有关当局作出一切努力抵制德国在汇划结算方面的所作所为，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

在占领军的压力下，由于德方不等值的汇划结算而造成的大量购买，丹麦无法阻止汇划结算债权帐目变得越来越大趋势。

根据丹麦政府提供的数字，赊欠差额的增长情况如下：

1940 年 12 月 31 日	388,800,000 克朗
1941 年 12 月 31 日	784,400,000 克朗
1942 年 12 月 31 日	1,062,200,000 克朗
1943 年 12 月 31 日	1,915,800,000 克朗
1944 年 12 月 31 日	2,694,600,000 克朗
1945 年 4 月 30 日	2,900,000,000 克朗

这些数字已在上述的德方报告中的数字所证实。那份报告我刚才已作为 RF-116 号文件提交法庭。根据这份报告，至 1944 年 3 月 31 日为止，德国人通过汇划结算的支付手段共攫取了二十二亿四千三百万克朗。

到目前尚难断定，占领军以这种巧取豪夺损害丹麦的方式所获取的七十七亿七千三百万克朗究竟是如何花销的。这笔钱完全是靠征收占领费和借助汇划结算搜括筹集的……

根据上面援引的那份报告，1944 年 8 月，德国人在丹麦购买

了超过八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八克朗的食品。

顺便提一下，这些数字低于实际数字。根据丹麦政府最近提供的数字，仅征收农产品一项每月即达七千万克朗，那么，为期 60 个月的占领期间，总值约达四十二亿克朗。

310 德国人除了以支付占领军费用为借口提取的克朗或汇划结算帐户上供他们使用的克朗购买物品之外，他们还掠走了大量物品，连表面规定的付款手续都不履行。

他们把丹麦陆军和海军的军用物资、载重汽车、马匹、运输工具、家具、衣物等据为己有。迄今尚未能计算出这些物品的总价值，但有可能高达八亿五千万克朗。

尚有许多征收征用及暗中收购的数字未能作出精确估计。作为 RF-115 号文件提交法庭的报告中，有一项由丹麦政府对丹麦所遭受损失的大略估计，另有一项关于德国掠夺的估计，总值共达一百十六亿克朗。根据迄今搜集到的资料无法作出有关丹麦的更精确统计……

挪 威

……1940 年 7 月，挪威银行被迫接受了德国信贷银行发行的一亿三千五百万马克钞票。

为防止货币流通失去控制，挪威银行不得不向德国人提供挪威货币。而德国人又从德国信贷银行提取支票，挪威银行被迫将这些支票贴现。

德国人由于提款欠挪威银行的债务增长情况如下：

1940 年年终达	1,450,000,000 克朗
1941 年年终达	3,000,000,000 克朗
1942 年年终达	6,300,000,000 克朗
1943 年年终达	8,700,000,000 克朗

挪威解放时达 11,676,000,000 克朗

为了声称是维持占领军开支的款项，挪威财政部门被迫交纳了三亿六千万克朗的德军占领费。这一数字摘自挪威政府的报告，该件我已作为 RF-120 号证件提交法庭。

以维持占领军开支的名义而提取的大约十二亿克朗的巨款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其他目的。占领当局首先为警察和宣传机构支付了九亿克朗。这一情况摘自挪威政府的另一份报告，我已将此作为 RF-121 号证件提交法庭……

从我作为 RF-120 号证件提交的挪威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到，1940 年 4 月货币流通总额为七亿一千二百万克朗，从这之后不断上升，到 1945 年 5 月 7 日已高达三十亿三千九百万克朗。由于占领当局的所作所为而造成的诸如此类的通货膨胀可以看到该国贫困化的程度……

311

挪威政府估计工商业遭受的损失约为四亿四千万克朗，其中德国仅偿付七百万克朗，而这还是徒有虚名的偿付。

商船总值为十七亿三千三百万克朗，德国对此分文未付。

港口设施和海军设施遭受的损失为七千四百万克朗，对此德国仅徒具其名地偿付了一百万克朗。

对铁路、运河、机场及其设施的毁坏所造成的损失为九亿四千七百万克朗，德国仅对此象征性地偿付了四亿九千万克朗。

公路和桥梁的损失为一亿九千九百万克朗，德国仅偿付了六千七百万克朗。

对农产品的掠夺共达二亿四千二百万克朗。德国仅偿付了四千六百万克朗。

私人财物遭受的损失达二亿三千九百万克朗，对此未作任何清偿。

其他未包括在上述范围内的各种征收征用共达十五亿六千六